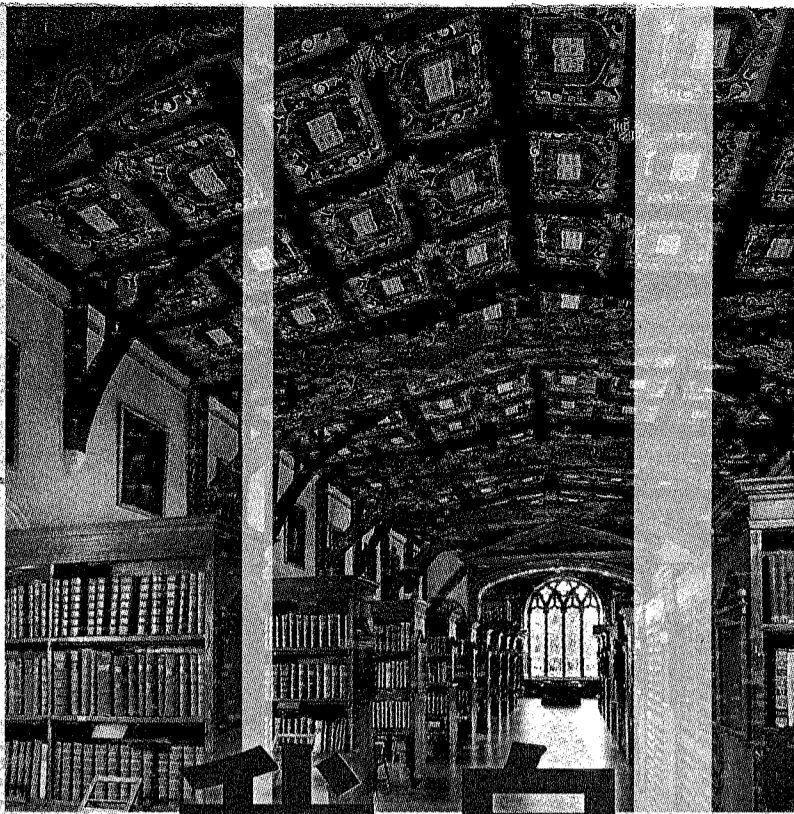


世紀
開學了，留學去

加州94309之3



作者從美返港修讀碩士，還到牛津進修一學期，遊歷歐洲。作者亦曾到牛津歷史最悠久的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左圖）沉浸閱讀之中。

我自

編按：作者黃淑珊少時赴美留學，史丹福大學由同代人間的龐雜和歷史構成的寬厚組成一個令人享受和感受皆良多的學習環境。香港教育者和學子瞥見誠惶誠恐、奔赴遠方的好奇身影，為自身的學習世界會否有另一番感悟？

文·黃淑珊

拔萃女書院、史丹福大學英文系畢業，○五年憑《佐敦道一號》獲青年文學獎散文冠軍，同年在中文大學翻譯系取得碩士，現任教於中文大學英文系。曾發表散文及短篇小說有《紅箋小字》、《夢話巴黎》、《十年同遊》、《朋》。

十七歲的女孩，拿着兩箱行李，跳上飛機就出國了。離鄉別井，想家嗎？開始真的沒有，因為太忙，太多新事物，太興奮。迎新活動一個接一個，不亦樂乎地自我介紹，不遺餘力地記新名字。我記得一個讓大家互相認識的活動上，大家圍坐，講自己的「疤痕故事」。於是，誰斷過腿，誰割過盲腸，誰滑浪撞破過頭，誰有一個頑皮凶莽的哥哥，誰家養了十隻熱情的貓，誰曾用了一整年親手造一條船，我們都知道了，感覺很親近。

除了結識新朋友，還要忙着整理房間、打掃、佈置、洗衣服、到超級市場買日用品。美國的超級市場，大得員工需以高球車代步，大得吃得大飽可以進去散散步，大得你可以在果汁那一排溜冰，從紅莓汁和黑莓汁一直溜到熱情果汁和番石榴汁，然後再溜回去。很多超市還是二十四小時營業的，三更半夜突然想逛街，想買支染髮劑把頭髮染成橘紅色也絕對不成問題。事實上，不論白天或深夜，我不止一次拿着染髮劑要去付錢，可是最後一刻還是放棄沒買。出國了，上大學了，學習獨立也感覺自主，決定要自己做，後果要自己背。

上課兩星期，不再迷路，不再手忙腳亂。一天上法文課，正在學關於家人親戚的字，老師忽然問我 Avez-vous les parents? 有沒有爸媽？雖然那是初級班，但班上很多同學中學已開始學法文，老師又一句英文也不講，我根本追不上。法文的 parents 念法跟英文完全不同，沒辦法聯想到。在不知道老師問什麼，只知道有或沒有選擇一個的情況下，我答了 Non，沒有。全班大笑，老師開玩笑說，那你是孤兒了！那天下課，經過一片草地回宿舍，走到一幅牆下，我坐下來哭了。小孩想家了。

想家可以打電話，奈何電話費很貴而且時間不一定對。只好寫信，有時候覺得想說的話太多，便錄錄音帶寄回家。我媽也喜歡寫信給我，聽我說想吃糖水，還把南杏、北杏、紅豆、蓮子寄給我。各散東西的舊同學也經常通信、寄小禮物，因此去開信箱是每天最期盼的事情。學生每人有個郵政信箱，在學校郵局的外牆上，排列得密密麻麻的，像中藥店的百子櫃。我的信箱是3084號，那便是我的目標，每天騎着單車像花式表演那樣衝上去、剎車、拐彎，務求準確地停在3084號信箱前。信箱不用鑰匙而用密碼，而且是舊式的密碼鎖，先向左扭至T，然後向右扭兩圈，再扭至J那種，講求精確。那幾年，這個左扭右扭的開鎖動作，熟練得閉上眼睛也能做到。這個魔術咒語，讓我通往世界各地我愛的人身邊。

現在越洋聯繫，打開電腦就可以了，不但可以即時對話而且視聽並進。很難想像我念大學的時候，電郵是個新發明。最原始的電郵系統連用著界面也沒有，我們是在一個全黑的畫面上，打一行一行的 dos 指令查閱郵件的。後來有了 hotmail，我想我是首批登記的用戶。第一次寫電郵回家，小心翼翼把地址打進收件人那一格，那個 @ 怪裏怪氣的，令人很疑惑。按了 send，郵件便消失了，下落不明，有點被騙的感覺。第二天收到回郵，覺得這個 @ 還真管用的，把家裏各人的消息老老實實地向我報告。

九月放完暑假，回美的行李內總會有一個月餅。第一次離家過節，我和隔壁的新加坡女孩自製十分簡陋的燈籠，坐在草地上吃月餅、看月亮。比起家裏的佳餚、水果、熱鬧，這實在不算過節。那晚，看着加州天空的月亮，才明白千里共嬋娟的詩意與情誼。

我「沒有」父母 花灑樹下八方赤身

美國人對吃絕不節約，多數的學生飯堂都是自助的，除了每天不同的各式主菜和甜點，還有即叫即做的漢堡包，有些大塊頭要吃兩個漢堡包再加一大碟薯條才夠。我到了加州才第一次嘗的是墨西哥薄餅 (quesadilla)，那軟中帶脆的餅，包着肉、芝士、酸忌廉和牛油果醬，一口一口在嘴裏溶化，每次吃都有心滿意足的感覺。晚上念書念得餓了（其實是悶了），有一間飯堂還提供消夜，都是又鹹又肥的東西，像炸雞、炸芝士條，也有人喜歡叫速遞薄餅回宿舍吃。新鮮人十五磅 (freshman fifteen) 就是這樣吃回來的：琳瑯滿目都是食物，食物裏都是芝士，從沙拉醬到三文治，從千層麵到芝士蛋糕，都少不了芝士。還有特別香滑的美國牛奶，曾經令我半夜忍不住起牀喝了一大盒，全脂的。於是我超額完成——三個月重了二十磅。聖誕回家，媽媽在機場看見我幾乎昏倒。

大胖了只好減。幸好史丹福是減肥的好地方，運動風氣很盛，天清氣朗的日子，校園到處都是聽着音樂跑步的人。學校的運動設施亦很齊備，每年招攬很多頂尖的學生運動員：高爾夫球小老虎活士當年便是念史丹福的，不少在奧運摘金的美國游泳選手都曾在史丹福受訓。我記得一次早上六七點經過游泳池，聽到如雷鳴響亮、像連珠炮快速的水花聲，原來是校隊在集訓。晨曦漸亮，日漸和煦，我停下腳步聽，聽那水

花聲濺出青春的活力、踢出夢想的航程。

有一陣子，我一星期也游兩三次泳。傍晚時分，大家下課下班，泳池的人不少，而且都是專心游泳，不是嬉水的。泳池井然有序，分成十多條線，每條線標明是快、中或慢線，各人根據自己的泳術選線，線內右上左下，泳者魚貫往來，不必擔心碰撞。游泳是絕對個人的運動，潛在水中，世界的喧嘩沒了，滑翔在一片寧謐的藍色之中，可以聽到自己思想的聲音。

泳池的更衣室卻絕對不個人，更衣和淋浴都是開放式的。更衣還可以用毛巾遮蓋一下，但是公眾淋浴卻真需要一點勇氣。一支中央花灑柱伸出八個花灑頭，八個赤裸裸的身體便在這棵花灑樹下做平常拉起浴簾做的事。起初很難為情，覺得渾身不自在，後來發現其他人都若無其事，彷彿這樣玉帛相見是正常不過的，我便也習慣了。漸漸我發現，這些泳者對自己的身體都不亢不卑，無論是健碩的運動員身材，還是垂垂老矣的身軀，都走出一份優雅和自信，各有美態。於是，我也輕鬆自在地在更衣室赤裸裸地走來走去，覺得正常不過。花灑樹下，有一種女性之間的默契和不分體型膚色的尊重，是沒有批判的絕對平等。水灑下來，肥皂沖掉，赤條條的身體感覺很真實，很好。

游完泳回到房間，我喜歡看一會兒電視才做功課，最愛看 NBC 的處境喜劇。那時最紅的節目是《宋飛》(Seinfeld) 和《老友記》(Friends)，還有我最喜歡的 Mad About You。受歡迎的劇集逢星期四晚播出，每集不到半小時，一年只播二十來集，可見如何精雕細琢。劇中每個角色都真實獨特，喜惡鮮明，叫人又愛又恨，而且對白風趣，笑料都是意想不到的。無論是百無聊賴的生活中的奇人奇事、好朋友相處的親愛和矛盾，或是新婚夫婦的爭拗和情趣，看這些處境劇不但可以學俚語，更能一窺美國文化。美國人都不經意流露一種從容不迫、輕鬆自在的氣魄，大概跟美國教育着重自主和社會尊重個人自由和權利有關。這些喜劇的主角，為了他們覺得自己應得的（無論是多麼無稽瑣碎的事）都拚命爭取，而且說話都是挺起胸膛，眼睛發亮，聲如洪鐘的。當然過了火會變成霸道橫蠻，但這種自信、自重，甚至一點點的自我，對於一個在殖民地傳統中國知書達禮的框框裏長大的女孩來說，很不同——用美國俚語說，很 cool。在紛擾的世界裏，這一點點的自我也許是保衛真我的一道防禦網。